

收租院

群雕铸铜作品
及文献馆

RENT
COLLECTING
COURTYARD
SCULPTURE
AND ARCHIVE HALL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ART MUSEUM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收租院群雕铸铜作品及文献馆

RENT COLLECTING COURTYARD SCULPTURE AND ARCHIVE HALL

前言

PREFACE

四川美术学院在近八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艺术创作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版画《蒲公英》、六十年代群雕《收租院》、七十年代雕塑毛主席纪念馆《毛泽东汉白玉坐像》、八十年代油画《父亲》、九十年代油画《大家庭》、新世纪以来聚焦中国新现实的创作等，一代代川美人在接力传承与创新中缔造经典、润泽当代。层出不穷的精品力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源源不断的文本佐证，并获得蜚声海内外的美誉度和品牌力。而这首先得益于四川美术学院老一辈艺术家“以创作带动教学、带动基础”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出作品、出人才”的办学传统——在奠基川美学统基础的同时，亦开中国美术教育之先河。对此，曾经的中国美协领导华君武曾评价“四川美院的人才和作品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



1965年6月，四川省文化局以下达创作任务的形式，组建了以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为主力，兼有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工作人员、省内相关美术工作者和泥塑艺人等的创作团队。经过了历时四个月的辛苦劳作，1965年10月，泥塑《收租院》终于问世。此时等待它的不仅有“一颗原子弹”的赞誉、鸿篇巨制式的荣光，以及衍伸至今的世界性激荡。后在1973年和2008年，四川美术学院分别再获国家专项支持，先后完成了“复制再创作”的玻璃钢镀铜材质、以及铸铜材质的《收租院》群雕。

经历材质的更迭代、创作的补充提升，1979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在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收租院》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被誉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两大优秀美术作品。《收租院》的雕塑艺术语言汲取苏式现实主义风格和中国民间雕塑特色，开辟出一条雕塑语言民族化的道路；又凭借在写实雕塑中，将故事情节、实物布置等应用于场景的创作手法，使其与当时世界上方兴未艾的艺术潮流不期而遇。这对于当今中国现实主义作品创作而言，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喧嚣抑或沉寂，艺术经典必经受住时间的荡涤与推敲，洗尽铅华仍熠熠生辉。《收租院》诞生的五十余年后，我们再一次回望历史、设立专馆并梳理文献以再现彼时，是希冀更加立体地呈现作品本身的学术厚度与文化价值，在感受经典、穿透时空中还原出新中国美术风貌，并为今天的中国艺术创作提供启迪与思考。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泥塑阶段 Clay Sculp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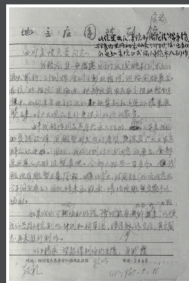
1965

1

铸就历史的瞬间，激荡世界的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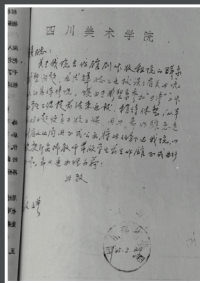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鲁迅的幽默所言“做菩萨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轮到做人像”，中国雕塑的审美心理发生了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 1942 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先后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此后，在文艺界对此方针的积极贯彻下，中国美术界加快了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进程，雕塑也在走民族化和革命化的道路上，寻求探索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六十年代时，中国现实主义的创作体系已基本成熟，从而为《收租院》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由于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作为当时四川省和全国阶级斗争教育的典型场所，以及四川美术学院建校以来所拥有的关怀现实和注重历史的学统实力，1965 年 6 月，四川省文化局以下达创作任务的形式，组建了以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为主力，兼有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工作人员、省内相关美术工作者和擅长泥塑的民间艺人参与的《收租院》泥塑创作组。在塑造前，创作者们就群策群力地深入生活实际，调查访问、参观学习、讨论研究达半个多月。又经过历时 4 个月的辛苦劳作，1965 年 10 月，泥塑《收租院》终于问世。



【左】

1965 年 5 月 11 日，地主庄园陈列馆致四川美术学院请求派人支援《收租院》雕塑创作的公函（底稿）



【右】

1965 年 5 月 24 日，四川美术学院派龙德辉前往大邑县创作《收租院》事宜后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公函



1965年，创作人员正创作第一段“交租”，第一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富纶、廖德虎、唐顺安、刘德文、李绍端、王官乙；第二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张绍熙、姜全贵、赵树同、龙绪理



塑造时集体讨论

2 关于泥塑《收租院》

泥塑《收租院》实质是在利用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收租院围廊的场地基础上，以解放前地主收租为题材，通过传统民间泥塑与西方雕塑技巧融合为一的创作手法，以情节连续形式创作出的一套从进院交租直到出院、人物众多、情节衔接的泥塑。这件由“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等七个部分组成的作品，包含了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和108件道具，其中，以扁担姑娘、孤儿寡母、捧米的老汉、账房先生、恶奴、地主等为代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艺术家们用凝练、通俗而饱含情感的雕塑语言，诉说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并迫使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历史片段。



【从左至右】

1965年6月，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收租院现场，川剧团演员按泥塑《收租院》创作人员构思构图扮演的照片；

川剧演员扮演的过斗“刮刮匠”；

1965年，赶集时收集的农民形象，用于“验租”中，坐在扁担上的姑娘；

1965年，收租院作者在大邑县安仁镇赶集时收集的形象照片，用于逼租中牢房外的小孩形象

3 “一颗原子弹”的威力

1965年9月，就在泥塑《收租院》进入创作尾声，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闻在李少言陪同下来到庄园，随行的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四川日报》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记者和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多人。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在现场的艺术构思和辛勤创作，使《收租院》群雕作品当即收获了“一颗原子弹”的赞誉。

作品 1965年开始在大邑和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盛况空前，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收租院》群雕展览，国内外观众人数高达200余万，当时的各大报刊争相报道。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收租院》的艺术语言在融合苏式现实主义风格和中国民间雕塑特色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雕塑语言民族化的道路，这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品创作而言，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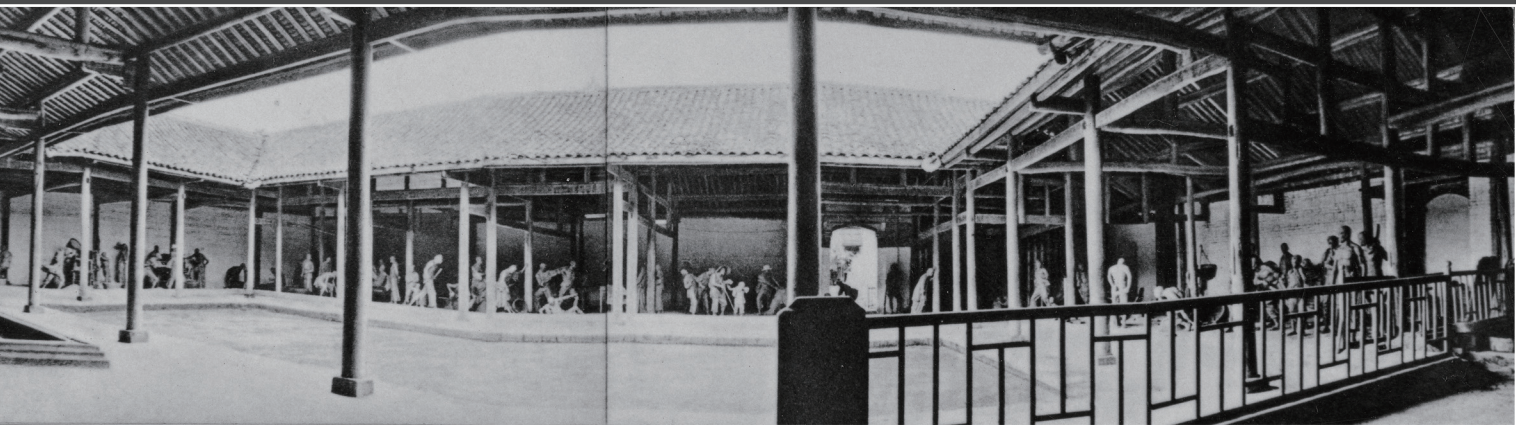
1966年初，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拄拐杖者）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观《收租院》展览，王朝闻（右一）陪同



中国观众和外国观众踴躍參觀《收租院》，圖中為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



1965年，在中國美術館，郭沫若在參觀《收租院》後題詩，從左至右依次為：郭沫若、華君武、劉開渠、郁風



大邑地主莊園《收租院》群雕現場

收租院群雕铸铜作品及文献馆

RENT COLLECTING COURTYARD SCULPTURE AND ARCHIVE HALL

玻璃钢镀铜阶段 GFRP Copper Plating

1973

1 复制再创作

万人空巷的如织人流使泥塑《收租院》异地展览的问题浮出水面。1973年，为了便于巡回展出，当时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拨专款30余万元人民币，成立“四川省《收租院》复制再创作办公室”，以在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为基地，由雕塑系师生和原作者作为主要人员，在1965年大邑原址泥塑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复制再创作”，通过进一步的艺术处理和加工，至1978年完成了一套玻璃钢镀铜材质的群雕《收租院》作品。

由于前后两次创作的主要创作人员都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因此这套玻璃钢镀铜作品与大邑的泥塑作品一样被珍视为原作，艺术效果比泥塑更臻精美。该套《收租院》作品采用玻璃钢为基体，表面镀铜处理，1976年曾经获得四川

省科技成果二等奖和文化部科技奖励。

1979年，在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收租院》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被誉为新中国建国以来两大优秀美术作品，其脚步遍及大江南北，并蜚声海内外。



1957年，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为研究民族遗产，翻制临摹大足石刻现场，这为之后《收租院》雕塑语言民族化的探索提供了成功经验。



1973—1978年，复制再创作《收租院》（玻璃钢镀铜）工作照片，从左至右依次为龙德辉、叶毓山、郭选昌、伍明万、王官乙

2 从卡塞尔到威尼斯：持续引发的链式反应

不仅仅是在创作完成时期获得广泛影响，《收租院》群雕作品凭借在写实雕塑中的把故事情节、实物布置等应用于场景的创作手法，使封闭中的中国艺术竟然与当时世界上的方兴未艾的艺术潮流不期而遇，由此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且始终备受瞩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院长带领的“《收租院》群雕研究小组”开始长期持续地对《收租院》进行关注、研究。



1996年，四川美术学院和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联合举办“雕塑‘收租院’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众多重要批评家到会并撰写评论文章。研讨会就《收租院》中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如何评价《收租院》等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

1999年，美籍华裔艺术家蔡国强以《收租院》为母题，在意大利四年一度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现场制作《威尼斯收租院》作品，并以“行为装置作品”形式获奖，4年后被意大利NOVE MUSEO DELLA CERAMICA永久收藏。从而，引发了美术界关于《收租院》著作权属的讨论。而这次展览的国际策展人哈尔特·塞曼早在1972年就曾有邀请《收租院》群雕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当时却未能实现。

2001年，四川美术学院召开“2001雕塑《收租院》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以“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收租院》——雕塑《收租院》引发的学理问题”为主题。参加研讨会的有德国卡塞尔大学教授、批评家乌苏拉，清华大学教授杭间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今日先锋》主编张颐武及德国和重庆市的理论界、雕塑界人士等。



2002年之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加盖建设完成的《收租院》群雕陈列馆

收租院群雕铸铜作品及文献馆
RENT COLLECTING COURTYARD SCULPTURE AND ARCHIVE HALL

铸铜阶段 Casting Copper



2007

1 中央财政专项支持的铸铜翻制工作

由于玻璃钢镀铜材质作品的保存时间有限，为使《收租院》群雕弥久传世，2007年，中央财政给四川美术学院下拨专款300万元，支持四川美术学院将美术馆典藏的1973年至1978年“复制再创作”的玻璃钢镀铜《收租院》群雕铸铜翻制，这是几经努力的一大成果。四川美术学院即在2008年2月成立“《收租院》群雕铸铜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该工作，至2010年9月，历经两年多完成了全部作品的铸铜翻制。

2 历经荡涤，再放光辉

从艺术家在生活中收集素材，到泥塑、玻璃钢镀铜以及铸铜，《收租院》经历了材质的更迭与换代、创作的补充与提升。回顾历史，重温经典，对于奔涌向前的中国历史潮流而言，《收租院》不单单铸就下历史的瞬间成为激荡世界的经典，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曾经喧嚣的热流退却，在备受来自种种质疑、演绎甚至批评后，艺术之光依然经受得住时间的荡涤与推敲，不失为历经锤炼的经典之作。



新世纪进行时

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大型群雕《收租院》在历史和艺术双重语境下的材质更迭与意义流变，发人深省。作为四川美术学院学科发展和学统脉络上的重要一环，《收租院》的玻璃钢镀铜与铸铜版本是美术馆的藏品，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代表的相关机构深感有责任投之全力以推广与研究。

二十一世纪初，德国电视台在玻璃钢镀铜《收租院》群雕参加德国法兰克福申恩展览馆的“百万人的艺术”展之前，专门到重庆、四川大邑拍摄专题纪录片；特别是新世纪的近二十年来，《收租院》的足迹先后踏至美国



亚洲协会博物馆、上海美术馆、德国法兰克福申恩展览馆、韩国第八届光州双年展、北京炎黄艺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外重要的专业展馆及展览；《收租院》甚至为诸多当代艺术家提供了创作元素……

世界各地的巡展、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与当代艺术的再创作，映射出时代的不断发展，增添了作品本身的学术厚度与文化价值。《收租院》留给世人更多的是纯粹、隽永而恒定的艺术经典，它从侧面还原出新中国美术的历史风貌，并为今天的中国艺术创作提供启迪与思考。



